

一九三九年——一九三六年

# 魯迅雜文集

未名書屋版

# 魯迅雜文集

1935—1936

未名書屋版

從幫忙到扯淡.....	一
我要騙人.....	三
我的第一個師父.....	九
病後雜談.....	一八
病後餘談.....	二二
三月的租界.....	三八
阿金.....	四一
寫于深夜裏.....	四八
一、珂勒惠支教授的畫版之流入中國	
二、略論暗暗的死	
三、一個童話	
四、又是一個童話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六三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

六六

論大衆語

七一

中國語文的新生

七六

從別字說開去

七九

關於新文字

八五

門外文談

八七

一、開頭

二、字是什麼人造的？

三、字是怎樣來的？

四、寫字就是畫畫

五、古時候言文一致麼？

六、于是文章成爲奇貨了

七、不識字的作家

八、怎麼交代？

九、崑化呢·普遍化呢？

十、不必恐慌

十一、大衆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

十二、煞尾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導言.....一三三

譯文復刊詞.....一三八

豐收序言.....一四〇

八月的鄉村序言.....一四三

生死場序言.....一四六

白莽遺詩序.....一四九

關於「白莽遺詩序」的聲明.....一五一

故事新編序言.....一五五

「題未定」草.....一五八

一

二

三

目錄

三

目錄

四（不發表）

五

六

七

八

九

理水

采薇

起死

出關

「出關」的「關」

這也是生活

答託洛斯基派的信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

死魂靈序

四

一九四

二一六

二四三

二五八

二七三

二八〇

二九三

二九八

三一四

## 從幫忙到扯淡

「幫閑文學」曾經算是一個惡毒的貶辭，——但其實是誤解的。

「詩經」是後來的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却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爲什麼呢？——就因爲他究竟有文采。

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閑」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爲重臣，後者却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不滿于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獻殷勤，却暗暗的作了關於封禪的文章，藏在家裏，以見他也有計劃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寢」了。然而雖然並未實際上參與封禪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爲什麼呢？就

因爲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閑」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幾個末代時，可以找出這實例。然而主雖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幫閑者，文采却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誰說「幫閑文學」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

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纔能不失其爲清客。也就是說，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爲，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閑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閑之志，又有幫閑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閑。如果有其志而無其才，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爲得意，——自然也還有人以爲有趣，——但按其實，却不過是「扯淡」而已。

幫閑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只剩了這扯淡。



## 我要騙人

疲勞到沒有法子的時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現世的作家，要模倣一下來試試。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貝類一樣，外面非有殼不可的。而且還得有清水。淺間山邊，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罷，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爲了希求心的暫時的平安，作爲窮餘的一策，我近來發明了別樣的方法了，這就是騙人。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個水兵，在關北被殺了。忽然有了許多搬家的人，汽車租錢之類，都貴了好幾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國人，外國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馬路旁邊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裏，非常之冷靜，再沒有賣食物的小商人了，只聽得有時從遠處傳來着犬吠。然而過了兩三天，搬家好像被禁止了。警察拚死命的在毆打那些拉着行李的大車夫和洋車夫，日本的報章，中國的報章，都異口同聲的對於搬了家的人們給了一個「愚民」的

徽號。這意思就是說，其實是天下太平的，只因爲有這樣的「愚民」，所以把頗好的天下，弄得亂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終沒有動，並未加入「愚民」這一夥裏。但這並非爲了聰明，却只因爲懶惰。也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戰爭——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歡稱爲「事變」似的——的火綫下，而且自由早被剝奪，奪了我的自由的權力者，又拿着這飛上空中了，所以無論跑到那裏去，都是一個樣。中國的人民是多疑的。無論那一國人，都指這爲可笑的缺點。然而懷疑並不是缺點。總是疑，而並不下斷語，這才是缺點。我是中國人，所以深知這祕密。其實，是在下着斷語的，而這斷語，乃是：到底還是不可信。但後來的事實，却大抵證明了這斷語的確。中國人，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沒有搬家，也並不是因爲懷着天下太平的確信，說到底，仍不過爲了無論那裏都一樣的危險的緣故。五年以前翻閱報端，看見過所記的孩子的死屍的數目之多，和從不見有記着交換俘虜的事，至今想起來，也還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毆打車夫，還是極小的事情。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清淨的人物的。現在單是這模樣就完事，總算好得很。

但當大家正在搬家的時候，我也沒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熱鬧，或者坐在家裏讀世界文學史之類的心思。走遠一點，到電影院裏散悶去。一到這裏，可真是天下太平了。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處所。我剛要跨進大門，被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學生，在募集水災的捐款，因為冷，連鼻子尖也凍得通紅。我說沒有零錢，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覺得對不起人，就帶她進了電影院，買過門票之後，付給她一塊錢。這回是非常高興了，稱讚我道，「你是好人」，還寫給我一張收條。只要拿着這收條，就無論到那裏，都沒有再出捐款的必要。于是我，就是所謂「好人」，也輕鬆的走進裏面了。

看了什麼電影呢？現在已經絲毫也記不起。總之，大約不外乎一個英國人，爲着祖國，征服了印度的殘酷的酋長，或者一個美國人，到亞非利加去，發了大財，和絕世的美人結婚之類罷。這樣的消遣了一些時光，傍晚回家，又走了靜悄悄的環境。聽到遠地裏的犬吠聲。女孩子的滿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現，自己覺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來，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麼一樣。

誠然，兩三年前，是有過非常的水災的，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幾個月或半年都不退。

但我又知道，中國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機關，每年從人民收着稅錢，在辦事。但反而出了這樣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個團體演了戲來籌錢，因為後來只有二十幾元，衙門就發怒不肯要。連被水災所害的難民成羣的跑到安全之處來，說是有害治安，就用機關鎗去掃射的話也都聽到過。恐怕早已統統死掉了罷。然而孩子們不知道，還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費，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歡。而其實，一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煙捲也不夠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會到災民的手裏似的，付了一塊錢。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瀾漫的孩子的歡喜罷了。我不愛看人們的失望的樣子。

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躇，答道真有的罷。

然而這一天的後來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爲孩子和老人不同，騙她是不應該似的。想寫一封公開信，說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釋誤解，但又想到橫豎沒有發表之處，于是中止了，時候已是夜裏十二點鐘。到門外去看了一下，已經連人影子也看不見。只在一家的小簷下，有一個賣餛飩的，在和兩個警察談閒天。這是一個平時不大看見的特別窮苦的肩販，存着材料多得，可見他並無生意。用兩角錢買了兩碗，和我的女人兩個人分喫了。算是給他

賺一點錢。

莊子曾經說過：「乾下去的（曾經積水的）車轍裏的鮒魚，彼此用唾沫相溼，用溼氣相噓」——然而他又說：「倒不如在江湖裏，大家互相忘却的好。」

可悲的是我們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騙起人來了。如果這騙人的學問不畢業，或不中止，恐怕是寫不出圓滿的文章來的。

但不幸而在既未卒業，又未中止之際，遇到山本社長了。因為要我寫一點什麼，就在禮儀上，答道「可以的」。因為說過「可以」，就應該寫出來，不要使他失望，而到底也還是寫了騙人的文章。

寫着這樣的文章，也不是怎麼舒服的心地。要說的話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親善」更加增進的時光。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臺上，都閃爍着太陽的圓圈的罷，但即使到了這樣子，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

單是自己一個人的過慮也說不定：要彼此看見和瞭解真實的心，倘能用了筆，舌，或者

如宗教家之所謂眼淚洗明了眼睛那樣便當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這樣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這是可以悲哀的。一面寫着漫無條理的文章，一面又覺得對不起熱心的讀者了。

臨末，用血寫添幾句個人的豫感，算是一個答禮罷。

## 我的第一個師父

不記得是那一部舊書上看來的了，大意說是有一位道學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闢佛，却名自己的小兒子爲「和尚」。有一天，有人拿這件事來質問他。他回答道：「這正是表示輕賤呀！」那人無語可說而退云。

其實，這位道學先生是詭辯。名孩子爲「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國有許多妖魔鬼怪，專喜歡殺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賤，他們才放手，安心。和尚這一種人，從和尚的立場看來，會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從讀書人的立場一看，他們無家無室，不會做官，却是下賤之流。讀書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見當然和讀書人相同，所以也就不來攪擾了。這和名孩子爲阿貓阿狗，完全是一樣的意思；容易養大。

還有一個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爲師，也就是捨給寺院了的意思，然而並不放在寺院裏。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希爲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

長慶寺裏去，拜了一個和尚爲師了。拜師是否要贄見禮，或者布施什麼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長庚」，後來偶爾用作筆名，並且在「在酒樓上」這篇小說裏，贈給了恐嚇自己的姪女的無賴；還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論理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拚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非喜慶大事不給穿；還有一條稱爲「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曆本，鏡子，銀篩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這種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沒有死。

不過，現在法名還在，那兩件法寶却早已失去了。前幾年回北平去，母親還給了我嬰兒時代的銀篩，是那時的惟一的記念。仔細一看，原來那篩子圓徑不過寸餘，中央一個太極圖，上面一本書，下面一卷畫，左右綴着極小的尺，剪刀，算盤，天平之類。我於是恍然大悟，中國的邪鬼，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糊的東西的。因爲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經去問上海的銀樓，終於買了兩面來，和我的幾乎一式一樣，不過綴着的小東西有些增減。奇怪得很，半世紀有餘了，邪鬼還是這樣的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然而我又想，這法寶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險的。



但因此又使我記起了半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爲「龍師父」，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和尚是不應該留鬚的，他却有兩縷下垂的小鬍子。對人很和氣，對我也很和氣，不教我唸一句經，也不教我一點佛門規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來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盧帽放籤口，「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的時候，是莊嚴透頂的，平常可也不唸經，因爲是住持，只管着寺裏的瑣屑事，其實——自然是由我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髮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師母，就是他的老婆。論理，和尚是不應該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塊牌位，用金字寫着必須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五位：「天地君親師」。我是徒弟，他是師，決不能抗議，而在那時，也決想不到抗議，不過覺得似乎有點古怪。但我是很愛我的師母的，在我的記憶上，見面的時候，他已經大約有四十歲了，是一位胖胖的師母，穿着玄色紗衫褲，在自己家裏的院子裏納涼，她的孩子們就來和我玩耍。有時還有水果和點心吃，——自然，這也是我所以愛她的一個大原因；用高潔的陳源教授的話來說，便是所謂「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